

山木居士外集

在仕驥學古文於梅嶺先生有所作輒呈先生評定
錄而存之積十餘年所存僅將百篇旣而先生主講
三山歲一歸里仕驥則於歲終彙其所作呈先生如
此七八年計所呈於先生者亦百有餘篇而先生究
未暇評定也顧仕驥邇年所作多鄉里應酬之文過
愛者或遂傳而布之不能已也而先生忽於庚子之
夏下世欲質其是非而無由矣今年因校訂先生遺
集梓人乘其隙詢仕驥文因檢其已傳布者八十九

篇彙而梓之題曰外集以其未經先生評定未敢自信也抑仕驥於先生之學尙有志焉而未知其終能就否也書之於此以志愧云爾時

乾隆四十有七年歲在元默攝提格季秋山木居士

魯仕驥自識

山本居士外集目次

第一卷 議說策問策對紀事書題雜文共十五篇

第二卷 書簡二十八篇

第三卷 序二十三篇記四篇

第四卷 碑文墓表誌銘家傳行狀共十九篇

宗祠主祭議

古者宗廟之祭。宗子主之。宗子者。諸侯之別子。與夫卿大夫之特起者。生而貴。以爵沒則立之廟。而世其官。世其祿。俾其子孫世適長祀之。故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者。尊也。同姓爲宗。合族爲屬。宗子者。所以統理一族之人。俾有所繫屬也。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宗子而有罪。則其祭廢矣。臧武仲之以防求爲後也。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故卿大夫以能守宗廟爲孝。不能世其官。則不能守宗廟矣。是故廟而曰宗。明其繫於宗也。甚矣古人之重宗子也。後世宗法不立。廟制

亦以時異。唐王珪既貴。不立家廟。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以媿之。
宋興既百年。大臣乃請朝廷頒定廟制。而訖無一定。司馬溫公居
洛。與二程子斟酌禮制。參之時宜。定爲書儀。凡士大夫於居室之
東。建祠堂。祀高曾祖禰四代。朱文公因之。著其說於家禮。明代令
有祿人皆得立廟。以祀其先。其制蓋取諸此。

聖朝隆興。推不匱之孝思。制爲品官家祭之禮。一品至三品。廟五
間。階五級。東西廡各三間。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
四品至七品。廟三間。階三級。東西廡各一間。門如三品以上制。八
九品。廟一間。階一級。庭無東西廡。門一。皆於堂後楣北設四室。以

祀高曾祖禰其牲一品至三品羊豕具四品至七品特豕八九品
豚肩不特殺祭器凡案一品至三品俎二籩豆各六鉶敦各二四
品至七品俎一籩豆各四鉶敦各二八九品籩豆各二鉶敦各二
庶士庶人無廟薦於寢祭器不具其得立廟也視其官品之尊卑
以爲廟制之隆殺則主是祭者卽得立此廟之人也而凡城邑村
落之聚族而居者

令典亦許得立其始遷祖廟以惇宗睦族蓋

聖天子孝治天下俾氓庶皆得伸其一本之愛誠曠古未有之
鴻恩也謹按民閒始遷祖廟類皆謂之宗祠蓋一族之人皆得與

也。其主是祭者。鄉之俗。類皆以族長爲之。族長或氓庶也。其族而盡氓庶也者。薦以時羞。自宜遵守氓庶之禮。族長主其祭可也。其族而有士大夫士大夫之家居者。於始祖之祭。禮不可以不與。已與其閒。而仍用氓庶之禮。以薦是自私其祿。而不有其祖也。將以已之祿祀其祖。而使氓庶之族長踰分主之。是褻。

朝廷之祿。而僞於事其祖也。安溪李文貞公始祖祠祭權以時宜。川爵祿於朝者。主其祭。而以宗子居左。直年者居右。祝亦連名。以稱於宗祖之前。以爲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也。然愚見凡族傳之既久。大宗多無後者矣。卽令有之。假而亦在氓庶之列。豈得行士大。

夫○之○禮○哉○而○所○謂○直○年○者○又○未○知○其○何○如○人○也○且○祭○稱○主○人○義○有○
專○屬○連○名○以○稱○甚○無○謂○也○愚○則○直○曰○士○大○夫○家○居○而○不○與○始○祖○之○
祭○則○已○如○其○與○始○祖○之○祭○則○必○以○已○之○祿○祀○其○祖○以○已○之○祿○祀○其○
祖○則○必○以○已○主○其○祭○俾○始○祖○雖○遠○猶○得○沐○

皇○仁○於○奕○世○而○下○及○其○祭○畢○而○餞○頒○胙○隆○諸○族○長○尊○卑○長○幼○各○以○
其○序○獻○酬○交○錯○俾○族○長○雖○氓○庶○猶○得○與○合○族○之○人○均○沐○

皇○仁○於○廟○中○是○其○祭○也○以○尊○

君○也○卽○所○以○尊○祖○也○而○卽○所○以○睦○族○也○且○使○族○之○人○皆○知○尊○

君○親○

上也。庶幾協諸義而協矣。或曰：一族而士大夫不一其人，誰適爲主？曰：以爵祿之最尊者王之。其爵祿而齊等，則以行輩之尊者主之。或曰：士大夫而失職，家居亦主祭，與曰失職而列於氓庶也，則亦氓庶矣。如其罷官而職猶存，則固視其職以行事也。或又曰：士大夫雖未失職而有失德，亦可主祭，與曰小失德。朝廷弗之罪，宗祖弗之棄，焉得而不主？假而大失德，雖幸逃乎憲典，宗祖當不以爲子孫族之人，將弗與之齒，而又焉敢覲然入廟門而行事也哉。

林平園先生曰：有爵祿者得自立廟以祭其四親，則不拘宗子。

支子庶子總以得立廟者爲主人因主其祭此無可議者也士庶之家令典許立始祖廟此通其情於士庶俾知敦宗睦族一族之始祖溯其身之所自出而今特自創一基卽所謂別子爲祖旣立其廟爰繼其宗卽所謂繼別爲宗其祭自當以宗子主之不必論其爵祿之有無矣然無爵祿不得僭有爵祿之禮而其族子孫有爵祿者家居又不可不與於祭以己之祿爵祀其始祖而以無祿爵者主之於祭之義無所取以有祿爵之支子庶孫而主始祖之祭於宗之義又有所格則李文貞之仍列宗子之位於右以存宗子之分以明始祖之祭之所自起似可

並行不悖若直祭之人文貞從其彼俗特列其位原不必槩例於他族此議折衷禮文通以已意發前儒所未發皆確不可易實可見諸施行敢畧附管見而書其後

廣仁莊崇祀議

乾隆四十一年。余里創建廣仁莊。既告成。衆咸曰。是莊也。蓋一方之民。食攸關。宜有神以主之。則倉神宜祀。余曰。固也。雖然。君子之舉事也。必依於典。在禮法施於民。則祀之。是倉之法。蓋本於鄉先賢鄧潛谷先生。則舉祀宜以潛谷先生爲正。雖然。潛谷先生之法。垂之二百餘年。而吾鄉今日得舉而行之。實賴陳凝齋先生數十年畜積之力。夫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以凝齋先生之學術醇正。人品端方。卽此倉不賴其力。猶宜配食先賢。而况非先生。則此倉末由而舉。則今日配食潛谷先生者。非凝齋先生而誰。衆皆曰。

然余因著其議曰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謂其學術醇正人品端方足以型方而訓俗也祀之所以使後生子弟有所法式云爾今凝齋先生之祀衆固知其功在鄉里矣而其足以型方而訓俗者或反爲所掩也則祀典猶偏靡所折中矣繼自今其有學術醇正人品端方果足型方而訓俗宗族鄉黨咸無遺議而其力或未足以及人身沒之後蓋棺論定鄉之人猶宜舉而配食兩先生焉其或居鄉里之中以任邱爲念日積月累樂善不倦知此倉之有濟於人時增益之積算至千金以上身沒之後亦得從祀其閒以勸好善之風是亦兩先生所心許者也若夫司倉有神司土有神

固常祀矣。又何疑焉。衆又皆曰。然。今而後舉祀。可折中於此矣。
所見者大故。所議者正文。筆高老有韓李二文公遺風。受業雲

中田保甲圖說

中田新城之西鄉下十九都也。其山曰棲靈峯。獨聳西方。高數百
仞。周廻十餘里。蜿蜒盤鬱而下。中開平壤。縱二里許。至河涯。衡倍
之河之東。衡稱是縱減三之一焉。水自福建諸隘而來。至樟村宏
村漸大。可通舟楫。逶迤而流。遶中田出雙港口。是爲邑之西川。至
雙港口與中川會。又二十里抵落硝石。與東川會而入盱。河東有
山曰古雲峯。與棲靈峯相向。其高廣僅十之一。山下皆平田。居民
錯處兩岸閒。雖村落不一。然縱橫五六里中。衡宇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連屬羅絡。可約而稽也。惟黃塘一區在古雲峯後。衆山之中。

而下。墟一村。明以前本十五都境。不知何時附入於此。殆亦犬牙相錯之意乎。中田之戶一千四百有奇。其爲士者二十之一。爲商賈者亦二十之一。爲農者十之三。農而兼工者十之二。其專爲工而游藝於閩越吳楚者亦十之一焉。其餘則皆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也。於中鰥寡孤獨廢疾之民。又處其半。惰遊慆懣者亦所時有。而爲士者多以訓讀爲事。爲商賈者多假貸以爲生。爲農者皆佃主租。終歲勤動。所得不足所食。幸而年穀豐登。四民強自支屬。猶不失其所。一遇凶荒。弱者坐以待斃。而惰遊慆懣之民相顧而起。爭奪之患不免矣。所恃一二有力之家。好行其德。以收卹之所。

以里有富庶之稱民鮮流亡之歎也然綜而計之此一千四百餘戶中其衣食粗足自給者猶不能百戶雖有一二有力之家好行其德所濟幾何而俗尚浮華衣服宮室務求美麗歲時燕會婚嫁慶祝之舉貧富徵逐爭爲繁侈以飾觀聽往往中人之產長育兒女既有室家不數年遂無立錫之地矣其欲節費爲子孫計者不悟其故斤斤自營雖兄弟骨肉之饑寒弗恤焉至於徵逐之舉猶然如故也寧靡其財力於浮華之費而不知稍分其餘爲孝友睦嫻任卹之行所以宗族鄉黨惻然相視稍有瑕隙羣起乘之富者易貧職此故也乾隆三十八年邑侯李任庭先生實力行保甲法

以仕驥爲此都之人也。委使同戚族編查焉。仕驥於是奉宣德意。家到而戶說之。細察其狀。心爲惻然。旣蒞事。繪圖以進。復爲之說如此。其爲戶實一千四百有奇。而編甲一百六十有五。以市廛多重出。且有外來寄廛者也。夫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挽浮華之俗而歸敦樸之途。革澆薄之習。以成仁厚之風。是在賢司牧加之意哉。

羅臺山曰。切實有用之文。魯茂雄深。真子固先生嗣音也。

中田保甲圖說二

乾隆三十八年。邑侯李任庭先生編查保甲。恐胥吏之擾民也。以其事委之各鄉村紳衿耆老。而仕驥爲中田之人。遂承命董其事。編旣竣。凡得甲一百六十有五。爲戶一千四百有奇。越三年。復申前命。仕驥更爲編查。得甲一百五十有八。爲戶一千三百有奇。夫吾鄉之民安土而重遷。且此數年中。風雨無愆。五穀時熟。非有饑饉流亡之患也。而戶口加少。若此。余嘗聞之長老。數十年前。此地烟戶稠密。二千有餘。以今較之。則是所存猶未及三之二也。嗚呼。奚以至是哉。深察其故。蓋吾鄉土瘠而狹。雖有能耕能種之人。而

少可耕可種之地。民之生其閒者。大都以傭力爲生耳。數十年前。鄉里風氣樸實。衣服飲食。羣安儉素。士農工賈。各勤其業。是以戶多富厚之家。而傭力於其中者。以生以息。亦自充然有餘。自奢淫侈靡之習。日甚而向之所謂富者。十室九貧矣。於是人雖有可傭之力。而少傭之家。又其甚者。向之出其食以傭人者。今欲求傭於人。而不可得。蓋富厚之子。席祖父庇蔭安坐。而食筋骨柔脆。不任勞苦。一旦貧窘。惟有束手待斃而已。故就此三年中。以前冊籍之多。有單丁成戶者。丁亡而戶絕矣。卽或既有室家。而貧無立錫之地。身亡而其妻再醮。則戶亦絕矣。蓋自富者貧。而貧者益貧也。

此戶口加少之故也。

國家生息理極民物殷阜。

聖天子憂閔元元惟恐四海之內一物不得其所而吾鄉僻處一隅其狀獨若此雖戶口息耗亦地氣乘除之數而既有牧民之責在賢者得不惻然傷心而思爲之所哉夫食時用禮本有常經物力之產於天地人之所恃以養也懲奢淫侈靡之弊而返以儉朴則貧者可富而生者日繁及今圖之猶易爲力矣語曰風流而令行是在乎有以風之而可哉。

林平園先生曰指陳利弊詳明剴切何異元道州二三策也

代某知縣擬觀風策問

問知縣爲親民之官。民亦親之如父母。夫父母之於子。養之教之。無不盡其心也。然則爲知縣者。其所以養斯民。教斯民者。亦宜無不盡其心也。古者教養斯民之道。周禮地官詳矣。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田。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此養之綱也。而其細目。則遂人頒田里。治溝洫。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典勸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遂師巡稼穡。而移用其民。救其時事。遂大夫教稼穡。稽事功。簡稼器。修稼。

政里宰治稼穡趨耕耨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其所以
教民自養者政令固已周矣而遂人與勸利眡之中卽寓使民相
養之意於是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頒其典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司稼又均萬民之食而賑其急平其
興其所以使民相養者又無弗至也而遣人又掌邦之委積以待
施惡鄉里之委積恤艱阨門關之委積養老孤郊里之委積待賓
客野鄙之委積待羈旅縣都之委積待凶荒鄉師更以歲時巡國
及野而賑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夫民既有以自養又有以相
養而上之所以加惠以養之者且勤勤如此然則雖有凶荒宜無

足以病民而動上心者矣。而廩人掌九穀之數。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卽曰散利。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古聖人知養民之難。而必多爲之備。委曲詳盡如此。其教民也。大司徒因五方之性。而施十有二教矣。且以五禮教中六樂教和矣。而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正月之吉。屬其民而讀法。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屬民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正歲讀法。亦如之。黨正則四時之孟月吉。

日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凡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間胥凡聚衆度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比長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袤則相及蓋其職於民愈親者其教民也愈勤而司諫又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則夫鄉農胥徒之屬亦無不教者矣古聖人之所以養民而教之者如此其至也今者士皆出于學民皆能自養而常平社義倉之設

遍於天下。緩急有備。豐凶無憂矣。然知縣既爲民父母。有教養之責。五方風氣不同。民生其間者異俗。古聖遺經具在。其亦有可師其意而行於今以輔

法制所未備者與。吾日夜思之。求所以不愧爲民父母者。懼未能也。諸生誦法聖賢。留心世務。况鄉里之間。地邇事近。必有灼見其利弊之所在。而夙籌於胸中者。願抒其所見。俾得采而擇之以盡吾心焉。

讀周禮必如此。而後見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而儒者通經。始果足用矣。

代諸生擬對策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爲人君者。承天之意。而以牧民之責。寄之千數百州縣之宰。故州縣者。天下之治所從出也。天下之治。使民各得其所而已。欲民各得其所。在乎養之教之而已。執事深見乎此。而以教養之責自任。因舉周官之所以養民教民者。欲師其意而行於今。以輔

法制所未備。誠可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者也。

生請因

下問所及。而抒其愚見焉。夫古今異宜。五方風氣不同。民生其間者。異俗周官之法。欲一一舉而行之於今。誠知其難也。然其惻怛。

斯民之心懇懇焉。惟恐一民之不得其所。而必多爲之備。其意固凡牧民者所宜師者也。今者四海之內。生息理極。凡有地力靡所不墾。而

聲教所訖。雖在窮鄉僻壤。莫不父誡其子。兄勉其弟。俾安本業。而爲善長。至於歲時豐歉不齊。則有常平倉設之於官。貴則糶而賤。則糴之。社義倉設之於民。春則借而秋則歛之。而養濟院育嬰堂之設。又所以廩窮民而恤孤幼者也。然則教養斯民之法。今已大備在。賢司牧實心而奉行之耳。抑生竊計之。城市之民。便于糶。則常平倉爲宜。鄉村之農。便於借。則社義倉爲宜。凡城市附郭之民。

少者不下萬戶。常平倉積穀。大槩不過二三萬石。以戶各五丁口
爲率。萬戶之縣。常有五萬丁口。以貧富相半計之。五萬丁口。常有
二萬餘日糴而食。每日當糴米二百石。以二穀一米計之。二三萬
石穀。雖盡糴。僅足供二月餘。附郭民食。而况例僅糴三而當留七。
卽大荒。必留三而糴。僅可七。設不幸水旱之災。迥異尋常。雖富民
亦缺半年之食。貧戶更何所得食焉。至社義倉之在鄉村者。管理
倘不得其人。則侵蝕耗蠹。種種滋弊。而窮民之寔受其惠者鮮矣。
然則今日賢司牧而欲善教養之事。莫如實心行保甲之法。寓養
於教。其在城市之中。則於朔望宣講。

聖諭廣訓十六條懇懇惻惻集斯民而教之俾之共知孝友睦婣
任卹之理勤儉蓄積之方每十家爲一甲十甲爲一保一保百家
卽勸其公建倉廩一所於豐年積穀四五百石以備凶荒萬家之
縣約有百保可積穀四五萬石則雖大凶荒可以濟常平倉之所
不足而民無憂乏食矣其建倉積穀也每以百家爲率蓋人少則
事易集穀少則管理易周其管理也卽推保中公正能任事之人
而不必官爲之稽查則胥役無能爲擾而其法可久於中又勸富
民之有力者本范文正公遺意各置義田以贍族人又推贍族人
之意勸富民之有力者公置義田別設一局以贍鰥寡憐獨窮困

之不廩給於養濟院者其屬旅之窮困者亦於是取資焉其管理也亦富民之自爲管而不必官爲之經理如此則附郭居民無不得其所者矣其在鄉村之間保甲之法一如城市建倉積穀之數亦以百家爲率但城市之積則春糶而秋買補鄉村之積則春借而秋歛耳其大鄉村有世家巨族尤宜勸其廣置義田旣以贍族亦宜推及鄰里敦任卹之誼則公置義田尤不可緩也何也承平日久富者多聚於城市而鄉村之民每多貧乏且鄉村旣大世家鉅族旣多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一方之物力僅足供一方之用豐於此者必歉於彼而富者宮室飲食衣服又競爲奢侈以縻之則

物力愈窮而貧者益不可支矣。故鄉村之義田尤不可緩也。惟小
鄉村民皆世習農業。其力不能置義田。則無如何耳。如此行之。亦
庶幾周官比閭族黨州鄉相保相受相葬相賙相賓之遺意乎。賢
司牧時巡而勸導之。不已舉鄉師鄉大夫遣人旅師司稼之職也。
與然凡民之情。徃于目前而不知慮遠。且富民之性。習于鄙吝而
憚於施舍。當豐年無事之時。而俾之謀畜積。置義田。鮮不以爲迂。
者。卽實行保甲。鮮不以爲多事。擾民者不知事豫。則立是在賢司
牧。懇懇惻惻至誠。以誨諭之。其在城市之內。朔望有事。旣已丁寧
誥誠矣。卽鄉村之中。宜不時巡行。召其父老子弟。懇懇誨諭。倍於

城市其大鄉村世家鉅族有學行足矜式閭里者宜訪其人而禮之。託以化導斯民。夫而後事可舉而政教易行也。昔程伯子令晉城。使民自相保伍。此保甲之善政也。時或出行郊野。身入村塾。爲童蒙正句讀。古大儒之爲民父母如此。執事思盡心于教養。誠古大儒之用心也。生敢不盡愚。

牧民者必有愛民之實心。發爲養民之實政。方足感孚於民。其循行故事者。固無足論。已卽有所興作。欲以利民。而有一毫好名邀功之心。民弗感也。卽不邀功好名矣。而有一毫自是已見之心。法不本於經術。民猶弗感也。必也學本經術。曲體人情。懇

惻惻以實心發爲實政夫而後民實受其惠有孚惠我德矣

跋明邑侯趙公保甲圖論

右明邑侯趙公保甲圖論。按公諱日崇。福建晉江人。萬歷四年舉人。二十九年以刑部主事出知新城縣。甫下車。卽倣王文成公所立十家牌遺規。斟酌潤色。定爲保甲法。請於道府道府善之。頒其法於鄉邑。使通行遵守焉。公在任四年。本此法以治民。周詳精密。久而益善。比遷官以去。邑民爲立生祠於吳家橋。泐石紀其惠政。余偶得其保甲冊。披而覽之。都各有圖。圖各有論。雖歷年旣久。川塗變易。圖多不確。又村保之名。亦有昔是而今非者。然讀其論。則所謂因土俗而施政教者。肫然惻然。甚可念也。因綜而錄之。共爲

一、刪備觀覽焉。

羅臺山曰得古人著錄大意簡質中極俯仰揖讓之神

書范文正公義田記後

范文正公去今七百餘年。歷宋元明入

本朝。中間更變亦多故矣。而其所置義田。雖洊經劫灰之餘。屢失
屢復。其後人猶能追尋其舊而維持之。且增而擴之。先賢遺澤之
長子孫富貴之悠久。守家傳於弗替。自古及今。未有如公之盛者
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與。詎。不。信。與。陳。生。恭。允。慕。公
高義。求。余。書。此。文。遂。鐫。諸。石。以。公。同。志。蓋。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
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嗚。呼。若。文。正。公。之
所。爲。聞。其。風。者。能。無。慨。然。而。興。起。乎。

涂詡菴先生曰孟子於古聖獨願學孔子而至論百世之師則推伯夷柳下惠以夷惠之行稍偏其感人易入也余謂居今日而以程朱繩人意非不美然人苦其難矣不若舉古人一二奇節偉行以動人爲易也絮非每樂舉范文正公之所爲以教學者真善於教人者文亦一唱三歎韻味悠長

書范文正公家書後

余錄范文正公與其兄弟子姪之書凡若干首。既裝潢成帙。從而朝夕玩之。嗟夫。公之拳拳於尊祖敬宗收族者。其心抑何摯也。由是心而推之。其所以存恤累世外家及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已嫁者。又何厚也。而至論守官之要。則又戒其清心莫營私利。莫縱鄉親至部下興販。其親親之仁如彼。其守已之義又如此。而天災時疫生民疾苦。四方利病亦時時見諸紙墨。雖家書也。而天下之故繫焉。黃文節公有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此文正公飲食居處之閒。先行之而後見於言者也。朱子亦云。如

公之言。必若公者。乃足以充其名實。嗚呼。此豈可僞爲者耶。

涂詡菴先生曰。范文正公嚴以律己。恕以待人。粹然仁義之人也。文卽小以見其大。簡而該。廣遠而切實。讀此而文正公之性情行誼俱見矣。

書楊愈齋先生遺墨後

吾江右數十年來自高安朱文端公後。人莫不推清江楊勤愨公。以爲清毅嚴重。凜然可畏。而汲汲愛惜人才如恐不及。又淵乎古大臣之用心也。仕驥甫冠。卽心儀其人。思得一望見顏色。親其言論風旨。以自廣。顧浮沈諸生久。無由一致其身於公之前。公旣薨。乃得與公之孫楸珩同舉鄉會試。於時計偕。紆道出河南省。族父厚畚於沈邱縣署。族父故以世好受知於公者也。族父謂仕驥曰。勤愨公雅知子。亟向余稱之。惜子不及見耳。仕驥聞之。潛然出涕。念以甫冠。欲見之人。幸其微名已達於左右。且辱其稱許矣。而終

不得一見此其知己之感何如豈僅如老泉之致慨於不見范公
尹公二人也耶既歸里三年楸珩以公之手澤見示且示念齋先
生遺墨俾書其後先生蓋公之長子楸珩之父也乾隆辛酉舉於
鄉以代公侍養終身不赴公車其純孝尤有非人所能及者姑開
以詩書文墨自娛每臨寫古帖片紙出人爭寶之顧不幸先公卒
今諸子輯其手蹟摹而刻之於石昔黃山谷跋冲大諫墨跡曰使
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况筆精墨妙耶仕驥
於先生之書亦云抑仕驥於此又有以見公世德之長蓋其教於
家者皆古賢聖之遺範也嗚呼豈非然哉

因念齋先生遺墨而追憶勤慤公因勤慤公而念齋先生之賢
益見卒乃歸本於勤慤公之教閒閒敘述而大賢之家風著焉
此種意度蓋風人之遺而子固先生得之以闡揚盛美獨擅其
勝者也

受業雲識

題興賢會冊

筠亭先生少爲諸生甚貧及其宦成而歸以廉俸之所積節費治
生事用以濟人既已薦於兄弟施及宗族矣又念鄉里貧士之苦
居平自食其力猶能勉自支厲至於三年大比行李之往來無與
資其乏困其退然而阻者多矣乃捐租數百畝倡首舉興賢會一
時從而和者百餘人遂積至三千餘畝每屆賓興之期用其所入
助諸生資斧余偶得其會冊覽其義例慨然興嘆甚矣先生之曲
體人情也余嘗觀後世之士富貴而能曲體人情者其先每多歷
貧賤之苦以范文正公之賢當其入參大政天下之事何一不關

其念慮乃汲汲於義田義莊之舉彼豈不知大體者而苟以私其一家一鄉哉蓋以身之所歷深知貧困之足以累人故祿入稍充卽汲汲不遑有如此也且孟子不云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如范文正公之所爲由一家而推之一鄉由一鄉而推之天下豈不謁然太平盛事哉然則此正風教所繫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君子之盡其中庸之道也雖然貧賤而慕義若人人可以自勉一旦得志遂若忘之而僅知私其一身者多矣古今以來如范文正公者有幾人哉今觀先生所爲其可謂聞其風而興起者矣其亦足尙也哉先生名時作字鄴侯號筠亭姓徐氏福建建寧人

雍正丁未進士。仕至滄州知州。以母老歸養。遂不更出。年今方七十有九云。乾隆三十九年春正月丙寅。黎水魯仕驥敬題。

流連往復有情。生文文生情之妙。

書鉛山蔣太史官戒詩後

鉛山蔣心餘太史少以詩名。余嘗愛頌其句曰。平疇無公田。望雨
皆及私。詎知農夫意。國家恒賴之。以爲國計民生肫然在抱。非凡
詩人所能解也。及得讀其官戒詩。則於生民之休戚。吏治之隆汙。
洞若觀火。其爲言也質而慤。懇惻而有條理。嗚呼。此大雅之遺。尹
吉甫之作。頌所以其詩孔碩。穆如清風也。爲吏者讀是詩。能無惕
然。其有省。憮然其難。以爲懷乎。奉此以爲吏。吏治其日隆乎。生民
其有幸乎。持以贈人。其德寧有旣乎。余是以書之。俾凡爲吏者有
所觀法焉。

林平園先生曰真摯耐人尋味

紀邑侯李任庭先生往署南昌同知事

邑侯李任庭先生之奉委署南昌同知也。將行有鄉民熊某者。貿貿然負一匾額書曰玉潔冰清。直入縣堂。從而觀之者。閤然譁呼。侯聞之。亟召而問焉。鄉民對曰。民某都之農民也。往年傭力於城內富室。主人誣以竊盜。送官究治。蒙青天昭雪。今聞當去。故奉此匾額來懸於堂。以志不忘清官之意也。侯曰。此小事耳。惡足言清。且邑之紳衿士民。欲爲吾懸匾額者衆矣。吾皆已辭之。汝勿復然。鄉民泣對曰。民日夜思報清官之德。今是以來也。當主人誣民竊盜之日。非遇清官必且與主人交權而嚴刑逼服。民將終身不得。

對曰。惡足言清。

對曰。小事。

爲良民矣。民自蒙昭雪後，卽歸家力農。日積錢文，今已數年，乃得製此匾額，求善書者書焉。將欲傳之久遠，俾清官之德長垂於此堂也。侯不得已聽焉。賞之錢，不受。賞之布，拜而受焉。卽以此布製新衣。明日，侯啓行，鄉民衣新衣，跪於縣門，膝行而送。直至河干，候舟發，乃起。而是日，邑之紳衿士庶送侯者塞途。所過市肆皆燒蠟焚香，跪於門，大聲曰：「送清官莫不欽獻垂涕。」祝侯早返。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不其然乎？侯名本，梁任庭其號。山東惠民人。蓋相國文襄公之從孫也。以乾隆元年舉人選知江西新城縣。三十五年來蒞任。今年蓋乾隆四十二年。

林平園先生曰吏之所以稱循與民不擾亦不誣其民民安則
吏循矣李侯於熊民受誣時處以平恕得雪其冤民感已刺骨
如此推之他事李侯之本恕持平可知矣書此見三代遺直在
民亦以勸繼李侯而爲循吏者中段敘述民語服新衣送二節
卓然史筆

備荒管見

嚴畦先生將蒞安溪任。講求備荒之事。命仕驥籌其可行者。作此上之。

世俗皆知急於救荒。而不知所以備荒。夫至于荒而始救之。晚矣。有備斯無患也。備荒之計。在於平時。至于旱潦爲患。收穫鮮少。乃始多方設法以補苴之。可謂救荒。未可謂備荒也。不揣迂愚。敬抒管見如左。

備荒莫先於重農事。重農事之目。一曰愛農民。春耕夏耘。秋穫冬藏。農民終歲勤動。無一日之暇也。

功令農忙停訟。固所以恤農矣。然富室呈稟佃戶。每在農忙之時。國課攸關。豈能不一爲之清理。但速以結之。俾其不至曠廢時日。至于他時。農家涉訟。並速爲完結。亦庶幾寓我愛農之心焉耳。

一曰籌水利。兩山之閒。必有水焉。大者爲溪。小者爲澗。旱則可資以灌溉。而潦足爲田害。畜之洩之。陂塘溝圳。其不可忽者也。凡行部所至。問民疾苦。必詳詢其地方山溪。若何有無。陂塘溝圳已壞者。修之。廢者。復之。如或地勢低窪。常虞泛溢爲患。則築隄捍禦。當與地方有識者。諮諏而慎行之。

一曰培山林。山多田少之地。其田多磽确。夫山無林木。濯濯成童。山則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

時降泥砂石礫與之俱下。則田益磽矣。必也使民樵採以時。而廣畜巨木。鬱爲茂林。則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時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一曰養地力。人皆知盡地力。而不知養地力。夫斯民智慮日出。今之地力。無有不盡者矣。地力益盡。而五穀益少。其結實者鮮也。古者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不易之地。歲可種穀。最上者也。其次則休一歲。乃種。謂之一易。其次休二歲。乃種。謂之再易。漢趙過作代田法。猶祖此意。總欲使地力寬然有餘耳。今縱不能如古之更易代種。然朱虛侯所謂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亦所以稍養其地力也。蓋立苗疏。則地力

厚而一種入土結實百倍且精氣充足其爲穀尤養人也至辨其
糞種亦有劑量凡畏旱之田糞宜淡宜少而多畜水以濟之則蟲
不爲災畏潦之田糞宜燥宜厚而深濬溝圳以洩之則水不能淹
總之宜以地氣爲主地氣七分糞三分調劑以生穀則其穀結實
大而多矣。一曰多穀種古者穀種入土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今
閩中多種地瓜過于五穀幾若食味之正然此外如粟麥黍稷南
方不恒種者山藪水涯稍有隙土卽教民求其種而種之雖地氣
不齊未必廣有收穫然多爲之備亦或薄有所得也若煙草廢田
荒穀所當厲爲之禁。一曰禁私宰農人以牛爲產業私宰盛則

不獨盜牛者多而牛疫滋起。尤必厲禁之。凡此皆所以種農事也。其次則當安富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平日有事相見。宜接待以禮。而懇懇惻惻。勸其崇節儉。廣畜積。省浮華。侈靡之費。敦曉嫻任恤之行。不獨所以周貧正。所以安其富也。至如廣作室廬。斬木不時伐石過度。皆足以斲喪地氣。敗壞田疇。使五穀不實。亦宜勸之。樸素是尙。安靜是守。毋擅興土木。

又次卽當安頓游民。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旣無恒產。惟酗酒賭博爲事。趨而日下。遂至流爲盜賊。爲乞丐。三五成羣。百十爲黨。雖在豐年。此輩大爲地方之害。不幸而遇飢饉。搶奪劫掠。將無所不

至矣。是宜設法以安頓之。或有山藪水涯棄地募之使耕。或勸富
室多設閑役。如夜巡之類。藉以養之。俾之散其黨。與漸歸于正。其
中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又多方以廩給之。此皆備荒之要務也。其
尤要者。必先清心寡欲。時時以畏天恤民爲心。敦教化。清訟獄。慎
刑罰。深念一民或冤一物不得其所。皆足上千天和而致水旱之
災。兢兢業業。夙興夜寐。靡敢或懈。如此則備荒之政舉矣。

其或不幸天災流行。或潦或旱。有傷稼之漸。亟宜省過愆。決留獄。
索鬼神。過祈禱。爲民請命。詩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果能至誠哀
懇下乎民心。或足上感天和。旱潦不爲災。未可知也。而又日履田

畝周視情形計其收穫分數若何。默籌境內戶口。城市有幾。某鄉某里有幾。合計之。凡所收穫足供民食幾時。所缺多少。分計之。在城在鄉。某鄉某里足供民食幾時。所缺多少。其平時所積穀亦合計之。分計之。足補缺否。尙不足否。卽懇懇惻惻勸城鄉富民及早往有穀處多方收買入境。必使有餘。斷毋令其不足。倘或如此。有穀之家仍藉以居奇。又必懇懇惻惻勸富民陸續發糶。不必抑價。但或價日高而猶不止。窮民無所得食。則又懇懇惻惻勸富民計口給糶。稍平其價。以甦窮民。至于春耕之際。農民有事田畝。則勸富民將所積之穀。計口給借。免其奔走赴糶之勤。俾得專力於耕。

作秋收後加息還倉。但所以勸富民者。懇惻之意。勿使窮民知之。俾若其自爲任卹也者。庶幾貧富可安。倘價高之時。或有奸民。抑價強糴。必懲其一。二尤甚者。以警其餘。夫平時既有以備之。臨事又曲折周詳以救之。如此則荒庶不爲害乎。

若夫常平額設之穀。遇飢荒例應詳請平糴。但平糴而假手胥吏。徒飽奸民。谿壑不可也。假手官親家人。與胥吏因緣爲奸。尤不可也。常平平糴之米。但可及于城市。而不能遍及鄉村。卽欲使城市之窮民。胥沾實惠。必託地方之紳衿。有學識者代司其事。或城內東西南北四門。分四廩。或城外東西南北四廩。更分四廩。廩以多。

分爲妙蓋窮民糴米聚多則有守候之苦而奸民藉以滋事甚可
畏也或設一廩于儒學俾膠庠貧士得糴焉不至與齊民混亦重
斯文厲廉恥之意也昔高安朱文端公山西辦賑蓋如此至若寡
婦孤兒或令一日兼數日之糴或責令親房鄰曲代爲之糴而身
親查之此又於恤民中曲行其矜全名節撫綏孤弱之意亦朱文
端公之遺法也但地方有學識之紳衿未必多得得一二二人焉而
令其推擇公正能任事之人授以計畫俾之分理而身日巡行其
閒非徒稽察亦所以鎮壓浮囂多事之徒俾不敢阻撓也總之平
時宜豫備荒之策至不得已而救荒風興夜寐必有吉凶與民同

患○之○意○胞○誠○惻○怛○以○行○之○庶○稍○免○愆○尤○耳○

荒幸救矣。新穀登場矣。而事後之慮尤宜周。卽令歲獲大稔。然舊積既已空虛。來年之荒尤可慮。亟勸富民于多穀之所。及時收買。補填以還舊規。雖價高必早買。不可遲迴觀望。以隳乃事。然畜積之穀平糶一次。必折穀一次。此則又須懇惻勸富民節惜他費。以補之。蓋今日善後之宜。卽以備異日之荒也。若夫饑饉之後。必生疾疫。則善藥餌以救之。抑又不可緩者矣。

作州縣者能如此。庶不愧古之循良吏矣。言皆切要。不迂。

廣仁莊條規

莊曰廣仁所以體

皇上仁民之心而建者也

皇上愛民如子常平社倉之設既

勅所在有司實力奉行而偶遇直省偏災輒

命發帑以資賑濟至於城邑之中例有養濟堂以收養鰥寡孤獨

廢疾之人其所以軫念黎庶者既已極其至矣夫凜遵

功令實心爲

皇上牧民者賢有司之事也然鄉黨之間有好行其德之人敦任

邱之誼與仁讓之風以濟有司心力之所不及此正賢有司之所願得於斯民用以報我

皇上者也斯莊之所爲建也

古者義倉之法始於隋長孫度支社倉之法精於宋朱子然義倉之法豐年則戶出餘粟歛藏一處凶歲則發而共食此其法宜於西北而不宜於東南何也粟久則腐朽堪虞惟西北風氣高爽無慮乎此若東南沮洳之鄉不二三年卽腐其半矣故義倉宜於西北不宜於東南也社倉之法春借秋還推陳出新於東南宜矣然便於農民而不便於工賈轉徙執事之人何也穀價之貴賤不一

或春賤而秋貴亦時有之。顧農民所有者穀耳。穀借穀還雖貴尚不甚病。若本無穀之人借賤穀而買貴穀以償其病甚矣。故社倉便於農民而不便於工賈轉徙執事之人也。明萬歷八年吾邑饑。邑侯黃梅章公名宗理者勸民倣古義倉法戶出粟而以社倉法發歛之民自尸其事而官不與焉。其時都各建倉爲倉凡五十有

如此方是實心爲民

四。鄧潛谷先生爲之記而推論借貸之病欲司其事者寓寬卹之意於其閒。又欲倣古廣惠倉法推與無告者共也。惜其時積穀無多而倉亦不久旋廢置耳。

國朝乾隆八年吾邑大饑陳凝齋先生奉其父立軒公命買穀數

千石平糶里中自是家藏穀三千石視年歲之豐耗里穀之多寡時價之低昂條糶條止與時消息歲大饑則仍發而平糶里中陰受其福蓋三十餘年今諸嗣君以爲積之一家不如公之里人爲可久也又念里中多無告之民雖豐歲不免饑寒宜設法稍有以周之而凡里有公事亦宜有所取資也又經理倉穀之人亦宜授之俸俾專責成也於是倡首更捐租數百畝以維此倉而吾里諸老成咸踴躍捐輸襄成其事遂建倉廩名曰廣仁蓋師潛谷先生之遺意而非凡社義倉比也

倉之儲積既有三千而秋冬收租歲時出納事緒更繁必推里中

公正而肯實力任事之人總理其事。其出戶收租。按甲輪僉通管。亦必公正而能任事之人。至收租酬勞之費。每實收穀一石。內抽二升與之。而穀必須顆粒交總理。晒切歸倉。倘有受佃戶賄囑私減額租者。查出倍罰以廣倉費。其晒穀入倉。總理另僱小工。總理每歲歸俸穀叁十石。如有廉介不受者。於冊內註明某人某年不受俸。其穀卽捐入倉以廣畜積。

莊內積穀。原以備里中平糶之用。非可以社倉春借秋還之法行也。然推陳出新。必有其方。大抵二三年必須一易。假而積之既久。年歲實係豐登。里中之穀既有餘。而鄰境穀價稍昂。雖搬運里中。

不受其病。則於夏至前後量賣與販戶至一半而止。其半仍備荒口。或至陡貴得以接濟。不可盡賣出也。然雖僅一半而秋收後卽須買補填倉。若歲小歉。市中米價稍高。卽宜照時價賣米。價一平而穀出稍多。卽止勿賣。總之與時消息。使米價不至太高。貧民有所得食而已。平糶之法。非萬不得已。不可漫行。必市中米價駁駁口長。每升至錢十五文以上。勢猶不止。然後按里中編戶。實在貧窶。須糶米者。照依門牌填給米票。每人每日給糶半升。其價每升以錢十四文爲準。不可太減。太減則逐利者從而生心弊端益滋矣。大抵平糶一回。則折穀一斛。總理於秋收後。卽須將糶出之錢。

買穀填倉扣算所折若干卽須設法或多方勸捐以足原額或於
本年收租谷內有可省之費則省之歸倉或有別項出息可以填
倉總期無虧原額度可以長久弗替也凡賣穀本年秋收後卽須
買早穀按數填補必使有餘萬無令其不足恐取收又歉來年更
須平糶也。

平糶一事最瑣而煩錢米出入固要公平然不可以其公平遂謂
已盡心也時當荒歉日食維艱此累累而來糶者孰非我宗族鄉
黨親戚鄰里司事者目覩其狀能無惻然動念乎今擬於倉之廳
事東西設二櫃及米箕之屬凡男子壯丁從東給糶婦人小兒從

西給糴，以免混雜擁擠。每將平糴，總理先與合里紳耆商酌，公請公正和平而肯實心辦事數人，至莊同辦。每日黎明，卽宜齊集。其米先於隔宿預備。凡糴者，至隨到隨給，不可遲延，致令久候。雖辦事甚勞，尤當念糴者之苦，須用好言溫慰，不可凌厲輕忽於人。其莊上食用之費，除總理受俸不開銷外，凡辦事者，每人每日開銷錢六十文。蓋同居斯土，亦宜稍存分憂同患甘苦共之之意，也有人心者，其共念之。

凡平糴，每日出米若干，得錢若干，開銷若干，逐日結賬，卽將所得之錢，逐日寄當或穩實舖戶生息。事竣，經衆結總賬，實得錢若干。

生息若干，出新卽須買穀填倉，不得延捱。其磨米人數多寡，工價高下，臨時公同酌定。至磨出之糠，亦須變價歸款湊用，不得徇情與人，無故暴殄。

捐租穀百，其田上冊米，新立鍾廣仁戶，每年條銀漕米，總理宜及時早完，無虧。

國課其諸色當用銀錢者，量賣所收租穀內糯穀或早穀應用。吾里東西兩岸地方不過三五里，而居民稠密，主客戶約一千五百有奇。其中鰥寡孤獨癯疾無告之人，幾百餘焉。顛連困苦，啼饑號寒，有心人未有見見聞聞而不爲之悲哀者也。今擬歲終於收

租穀內，每人量給錢米稍周卹之。他年有好行其德之君子，益擴此田，則穀亦當隨增。其鰥者獨者，必年六十以上，孤子則年十五歲以下，乃給。寡婦廢疾，則無論其年齒，概給之。凡居斯土及游食之人，有身死而不能具棺者，給棺木錢二百文。葬埋之費二百文。責令鄉保監視深埋於義塚，無令野獸發掘。其錢均於租穀內支銷。

村居之民，多半以耕爲業。而耕必藉力於牛。往時吾里有私宰之風，因之竊盜亦所時聞。而販客牛者，日至中多瘦牛，轉轉相染，歲多牛疫。農人受害實甚。且牛旣多疫，又從而殺之人，且食之。其骨

角皮毛浸於溝渠。疫氣薰蒸。人觸之亦生疫疾。甚而沿門闔戶。互相傳染。尤可痛也。夫私宰本有官禁。今吾鄉且自加禁焉。向之屠牛者。亦從而改業矣。惟是鄉愚無知。但顧目前。不圖遠大。或有倒斃之牛。輒復私行剝割。恐日久又起私宰之風。今擬設一埋牛之塚。凡有倒斃之牛。勸令扛抬至塚深埋。果係貧家。量給牛價。其小牛百斤內外者。給錢八百文。中牛二百斤內外者。給錢一千六百文。大牛三百斤內外者。給錢二千四百文。若水牛至四五百斤者。給錢三千文。既領此錢。卽責令自挖深坑。固埋實築。庶厲疫之氣。不至薰蒸。而人不受其害矣。其牛價錢亦於租穀內支銷。

凡田地之肥瘠。視山原之美惡。若其山多草木。鬱積磅礴。其泉流必厚。而田受其滋。不則春夏多驟雨。砂石隨之而下。田雖本肥。受害既深。亦從而瘠矣。樓靈峯爲吾里主山。自西而北。蜿蜒綿亘。包固斯土。往時前輩莫不。加意栽揀松苗。時爲培植。然里中煙戶既衆。戕害者多。常見其濯濯焉。自觀察恕堂陳公。暨其弟繹堂。比部采訪輿論。歲時加禁。且召募里中壯丁。日司稽巡。月給旣稟而約。堂選君爲置租田二十餘畝。俾自收其租穀之入。然人旣衆而穀入無幾。又多耗費。反啓爭端。今仍以此田歸入廣仁莊內。總理槩爲收租完糧。其看山之人。每年每人於歲終至莊領穀一石。其不

實力巡山者勿給

里中煙戶千有數百。官既給十家牌令互相稽察。然生息日殷。而往來遷徙者日衆。歲有更易。每歲首合里宜自造清冊送官換給門牌。其紙筆之費亦於租穀內支銷。

莊既積穀數千。看守不可無人。而倉儲重地。不可令閒雜人居住。今於垣牆外築更房一間。募人巡守。每歲給穀二石酬之。

凡里內諸事皆鄉保之責。其清查煙戶及埋牛巡山尤宜盡其心焉。果能實力辦事。歲終莊上給穀二石犒之。其或辦事不實且因而滋事者。合里稟官更易其人而罷其茲歲之給。

莊旣告成。合里紳耆公議祀潛谷凝齋二先生。業已立主奉祀其中矣。每歲春月。將欲開倉碾米出糶。及歲終總會出入成數。總理卜期設祭。請合里紳耆會祭。祭畢飲餞。卽以酌議應行之事。核算一切賬目。其祭品六葷六素。皆須鮮潔。香燭竟日。無或草率。每祭酌費用錢二千文。亦於租穀內支銷。

右所列規條大畧如此。其諸事臨時善爲調劑。要在總理悉心經營。每歲終宜造清冊二本。一註明本年收租穀若干。晒切實數若干。各款項支銷若干。各款項用錢賣穀若干。除外尙餘若干。歸入平糶倉內。一註明倉內額存穀若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厰口實。

存若干、某字倉內貯某穀色若干、一一清釐、請合里紳士耆老查
理訖、卽會同宣講、

聖諭用廣教化如總理辦事不公不當、合里紳士耆老更公舉其
人易之、

涂南池先生曰條條周匝心盡無遺推此以居官何官不治

保甲事宜

友人有初仕爲邑令者。與余商論保甲法。爲擬此稿示之。

保甲極爲良法。然須行之簡易。方足宜民善俗。王文成公當日十家牌紳衿士庶同編牌內。以其時南贛甫定。民多獷悍。不得不藉士大夫之禮法。以鎮撫化導之。此正文成公經世深心。厥後新吾呂公巡撫山右。定爲鄉甲約。保甲鄉約。貫爲一條。提別紳衿生監。不入十家牌內。最得以禮待士大夫之意。然紳衿生監。庶民之表率。待之以禮。竟遂不設門牌。則庶民無所觀法。法或格而不行。且鄉約者。必士大夫素知禮教。乃能行之。豈可責之蚩蚩小民。又其

格式亦覺煩碎難遵。今參文成公新吾呂公二家遺意。定爲保甲十家牌法。以編齊民。其寄籍客戶。如販買販賣市肆舖家。以及神廟庵堂寺觀之在其地者。附於甲後。至其地居民。或有平日行止不端。各戶屏之不願與同甲者。另設奇零戶。亦附於甲後。仍責令甲長保正。加嚴查察。如能改惡從善。需之三年。果棄故習。仍令收入甲內。同編。又或縉紳家僕。贖身另居。與夫軍流徒犯。育嬰堂養濟院之在其地者。亦爲奇零戶。附於甲後。其門牌亦用保甲一家牌懸掛。而旁注奇零附三字於首行。第幾甲下。如此則十家牌內農工商賈皆爲安分良民。民皆樂從。而奸宄竊盜無所容其間矣。

若夫仕宦縉紳與夫生監儒士別爲紳衿一家牌懸掛門前仕宦之家不填名但標其姓則云一戶鄉宦某姓年○十○歲見任某官至舉進貢生捐職未出仕或已仕而歸田者則云一戶鄉紳某姓年○十○歲某科何脚色或云捐何官職在家候選或云原任某官致仕歸籍至生監儒士則直填名姓以人數多不得不別白也儒士雖未列衿行然固俊秀之選也例不與齊民齒生員則有縣學府學廩增附武生之別皆須注明脚色則云一戶某學某生某姓名年○十○歲見在何處肄業或居館何處遊學何地監生儒士則云一戶監生某姓名儒士某姓名年○十○歲見生可處

肄業或居館何處遊學何地皆須一一注明紳宦父兄子弟若亦身列紳宦亦不填名但標其脚色職位如生監儒士則仍填名其母妻受封者不斥其氏但標其外家姓如云某夫人某孺人之類紳衿家人婢僕皆須詳注慮其竊盜逃亡可據以緝獲又慮其在外別有事故干碍主人俾早爲防閑也至屋宇莊田冊米無論紳衿齊民門牌上皆須確實詳注或有戶土牽連成訟但取門牌一覽瞭然矣紳衿齊民門牌既已填實懸掛自此可勸紳衿舉行鄉約以化導齊民俾有所觀法而爲善如此則禮讓可興教化行而習俗美矣。

編保甲之法。凡城廂居民。每十家爲一甲。甲有甲長。十甲爲一保。保有保正。甲長保正。卽於其中推擇一公正老實能辦事之人充之。不必別僉一保約百家。其間必有紳衿富室錯處。勸令力能爲善者倡首捐錢。公建一倉儲穀。約以五百石爲率。歲或小歉。發而平糶。以濟保內貧民。鄉村市鎮之大者亦然。或小鄉村不及百家者。卽三五十家。亦可爲一保。亦令稍有餘者。於豐年量捐穀錢。公建一倉。以備救濟荒歉。其穀或貯數十石百餘石不等。約以二百石爲率。若地實苦瘠。民皆窮困。或有富室莊田在於其地。卽勸令富室倡首建倉而捐穀以實之。但城廂市鎮居民。則在平糶穀或

積久慮其陳腐。間一二年於春夏之交。照時價發糶。以出陳易新。出新後卽行買補填倉。若鄉村農家。利在放借。則所貯倉穀。用社義倉法。春借秋收。豐年則放三存七。小歉則放七存三。大歉則盡行放出。秋收大穰。則收息二分。稍薄則收息一分。尤薄則全蠲其息。止收穀本。以備來春荒口。又得放借。但平糶放借。皆須公正實心。能辦事之人爲之經理。果能行此。則地方貧富不相耀抑。且相維相繫。有親睦之風。富者可長保其富。而貧者亦免於饑寒凍餒矣。

凡編保甲。散給門牌。必託地方知事紳衿。查察丁口田產屋宇。方

得確實遣吏書二人爲之書寫，一面卽造草冊，始自城廂內外，繼及四鄉村莊，每保各爲一冊。鄉村倘無紳衿，卽遣吏書同該地里老知事者據實查辦。凡造冊冊面行款卽照門牌一體詳註，每甲之前用空格一葉，照十家牌一體填寫，爲一甲總目冊，首又空一葉，綜其戶口田產屋宇冊米而條列總核之，更繪地圖於首，以憑稽查。凡一草冊成，卽飭吏書呈驗，隨令其照式楷書一正冊送存內署，其草冊存該房。凡涉戶婚田土訟端，一覽冊而知其大槩，此亦息訟之一端也。凡民戶遷徙，卽令將門牌交與甲長保正呈銷，而新遷之處，必拔其地，月長保正另領月牌，毋日不隨，有違文正。

凡民戶新遷一處、該處甲長保正、必向其舊居甲長保正及左右鄰詳查果係良善之家、方許以甲、如或是寄籍奇零、亦仍編入寄籍奇零項下、又或行止稍有不端、自知不見容於舊甲而新遷者、查得確實有據、亦附於奇零項下、冊亦如之、凡編甲不必限定十家、總以屋宇相近而定、多或十一二家、少或七八家、亦可爲一甲、凡新遷彼此增損、不必遽行紛更、與另編甲、但歲終會之、其地遷徙多者、當於改歲另編新甲、否則俟三年大比而編之、惟丁口田產屋宇有增損者、一家牌十家牌歲一更換、從而改之、冊亦從而改之、

凡造冊紳衿另爲冊俾不與齊民齒但一戶某人是何職位之下必註明住居某保某甲內門牌亦然冊首亦綜其丁口田屋而總核之

凡居民遷徙其舊居屋字典賣與何人新居典買租賃誰氏之屋兩地甲長保正皆須據實查明卽於門牌上實填冊內亦照改正紳衿遷徙亦如之

凡散給門牌連綴兩幅一詳書丁口田屋一印定條約俾民戶照牌式造木板一片兩面裱糊以便懸掛保甲牌皆然冊上則照用丁口田屋一面

凡編造保甲冊城廂內外及大小鄉村市鎮每十甲爲一保有餘者三五甲亦可爲一保或僅餘一甲二甲卽附前保內共爲一保惟小鄉村雖僅一二甲亦各自爲保以保正甲長皆有稽察民戶之責必地相近乃能稽察也。

凡編造紳衿冊仕宦舉貢進士捐職文武生員監生儒士各自分條另冊或其父齊民掌家而子爲生監儒士亦以其子爲主編紳衿冊內門牌亦然所以禮重之也。禮之重則其所以自愛者當益周矣。其丁口田屋附保甲冊首總核以其地相近也。

凡編造保甲冊每冊首第一行頂格書某縣某處第○保保甲冊

以後皆低一格分條提清書寫。一書保內若干甲、居民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寄籍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奇零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市肆舖屋幾所。一書保內民倉幾廩、公倉幾廩、可貯穀若干石。一書保內各姓祖祠幾所、書館、園亭幾所。一書保內紳衿若干戶、男丁若干丁、女口若干口、未成丁小口若干口。一書保內大小屋宇共若干棟、紳衿士庶租田共若干畝、冊米共若干。

石已上分條一一詳悉開寫無遺而一冊內大綱細目皆舉矣凡編造保甲冊首一冊又綜一邑之冊而總核之其格式卽照每冊之首分條細列但保內若干甲一條增改爲邑內若干保若干甲其餘一一照式增加其數總核又繪一邑全圖於首其境內山川皆於圖中詳之或遇旱潦癘疫按圖禱禱如此則一邑夫家之多寡戶口之登耗室廬之侈約田土之肥瘠與夫東西南北地形之廣狹風俗之美惡從而稽之瞭如指掌矣以此治一邑則政簡刑清宜可卧而理也

楊北溪曰擘畫詳明